

雲史悼亡四種

孝威



雲史弟作諡妻記其遇其文皆世所無其愛既極其哀亦至爲

題四絕句以塞其哀

水精宮裏見雙仙。福慧雙修極樂天。夫婦人倫愛之聖。無雙譜內定雙傳。

夙世天人謫配中。前身天女德言容。近來夫婦道多苦。嘉耦如君世罕逢。

愛悼賢妻諡亦宜。禮緣情制復何之。記文一卷感哀豔。情文既至可傳奇。

佛說初禪在覺觀。皮包膿骨色空看。老死愛河應度過。諸天食享乃爲懽。乙丑十二月廿一日天遊化人康有爲題

諡妻記題後二首

圻也。今元稹常裴並好逑。如何喪徐淑。無那澹高柔。旅夢寥黃鶴。愁吟赴白頭。懷哉百年意。江漢祇東流。

地道代無終。余懷黯入宮。廿年傷逝在。舊感姓徐同。今日憐荀粲。何人憾敬通。已知憂爲愛。欲問色焉空。

先室徐夫
人戊申卒

張 騫

雲史宗丈懷夫人逝世後。降神於上海某壇。自述生前身後事甚悉。雲丈筆記之。爲題七絕六首。

神降于莘事有無。禮家升屋信臯呼。三生石上精魂在。未必眞靈位業虛。

環佩空歸月夜魂。瓊花鏡影渺無痕。讀書種與神仙種。信是吾家不斷根。

用疎香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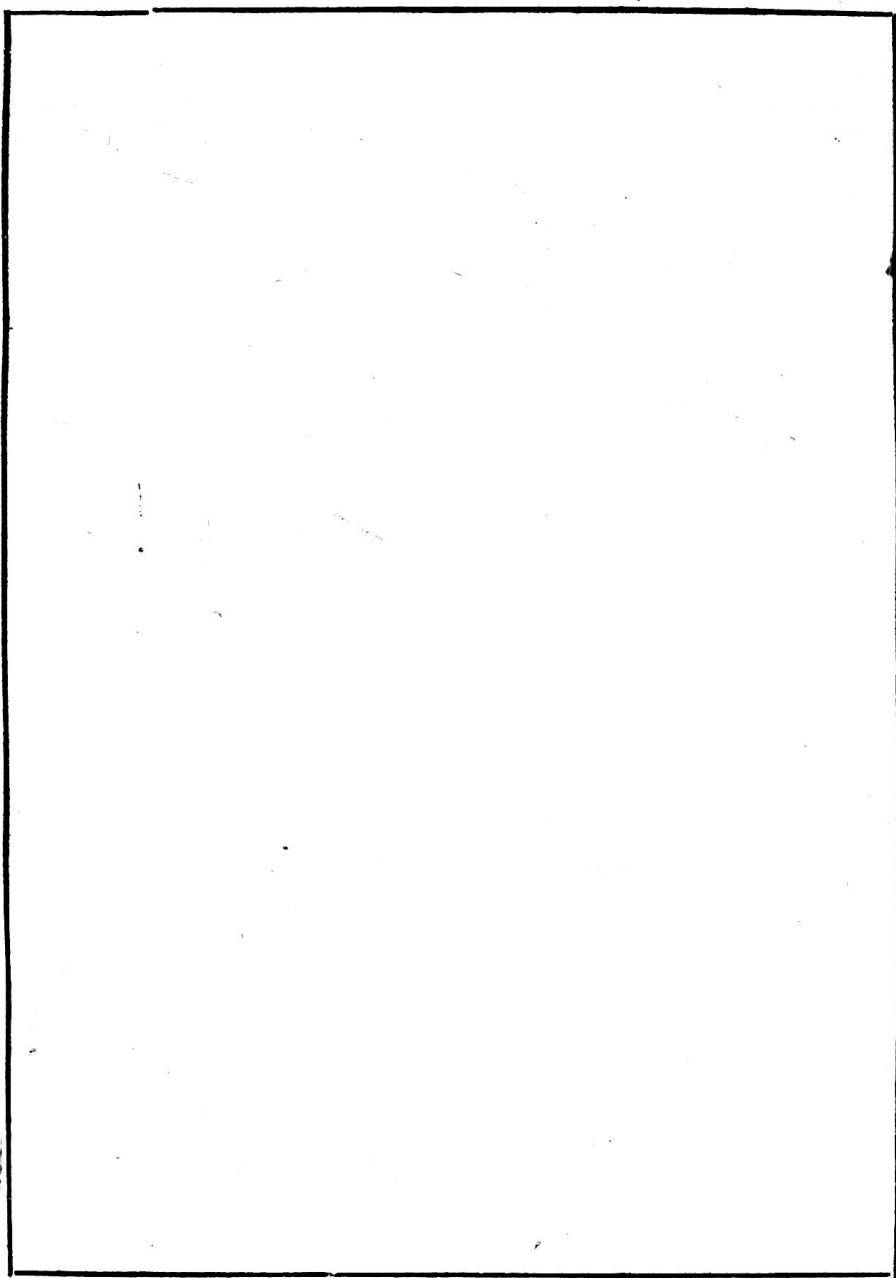
卅載夫妻伉儷情。追思往事淚如傾。滔滔江漢無情水。難洗哀絃裂帛聲。

鹿車鴻案久生塵。無着天親不是親。三十年前同一夢。傷心曾是過來人。

錦瑟淒涼五十絃。數將絃柱盡華年。影梅盒語成追憶。更有靈踪死後傳。

珊珊何事苦來遲。一到仙山路更岐。爭似因緣成再世。玉環留與會佳期。

宗晚德輝謹題



楊圻謚妻記

江東楊圻撰

雲史一字思霞

茫茫宇宙悠悠古今從無始來以至無窮盡其間若有想若有情一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如萍水之偶然相值而美之曰終身曰百年實則無始來之一刹那無窮盡之一微塵不亦微細哉雖然於無量百千萬億劫中而有我數十寒暑焉三千大千微塵世界中而有我家室居處焉無量恒河沙數一切衆生中不爲鳥獸蟲魚卵生濕生化生而有我形體性靈焉則我之爲我顧不重哉乃復有人焉於無量百千萬億劫中而與我同其時於三千大千微塵世界中而與我同其地於恒河沙數一切衆生中不爲鳥獸蟲魚卵生濕生化生而與我同其類焉且同邦國同家室焉食同楮棿而寢同衾枕焉同悲歡甘苦同東西南北父母我父母子女我子女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焉此其人於我爲何如哉今其人不能與我同生我且不能與之同死則我又將如何嗟乎自古聖

賢仙佛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莫能矯造物而違性情。夫亦曰希望乎。未來寶貴乎。現在悼惜乎。過去而已。是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也。是則老曰忘情。情烏乎忘。佛曰無相。相烏乎無。莊曰齊物。物烏乎齊。然則我妻徐夫人死。我烏乎不嘆息痛恨。我於是私諡之曰懷夫人。言長懷之也。古無千金市馬骨者。有之。自郭隗始。古禮夫不祭妻。非后妃無私諡婦人者。有之。自楊圻始。懷夫人徐氏諱檀字霞客。安徽南陵縣人。故國史館立傳。漕運總督福建按察使徐公仁山諱文達之長女。紐約總領事江南候補道乃光銅元局總辦廣東補用道乃斌之胞妹。江南鹽巡道乃昌之從妹也。幼秀穎聰慧。志趣高華。父母鍾愛逾於愛子。以家多鹽業。居揚州。時家門鼎盛。產業第宅甲於江都。夫人生長名閨。令聞四溢。清桂方儀。風蘭競秀。勳閥貴胄爭論婚。仁山公輒弗許。曰我長女如亢宗子。必令耦讀書種。不願富貴兒也。公富藏書圖籍。嘗指以示夫人曰。俟汝嫁悉以予汝壻。光緒戊子。公以治河政績擢拜福建按察使之命。入都引見。時余年

十五。夫人年十四矣。我。父母聞徐公有愛女美而淑。亟以媒妁往。亦不諧。是年余論婚於合肥文忠公之長孫女。伯行先生長女也。壬辰李夫人道清來嬪。又八年庚子。李夫人卒。生男子子三人。宏祚 炎祚 昌祚女子子四人。昌祚 殤余以李夫人賢。傷之甚。復恐子女抱閔。壽之痛。弗忍再娶。而羣稚在抱。終鮮兄弟。弗獲乎父母之命。乃祝於李夫人之靈。誓必三年而後娶我。父母哀憐。余意弗強焉。婦服既闋。又三年。乃迎娶夫人於揚州。時癸卯秋九月既望也。初余少年。頗以文字負時譽。與汪袁父公使何鬯。威太史翁澤之部郎。有江南四公子之稱。時新掇科第。願壻余者夥。殆十數家。余輒謝之。或曰。君擇婦少所當意。必如何而始可耶。余笑應之曰。豈不聞娶妻當如陰麗華。世無其人。甯鰥耳。王寅夫人兄厚餘觀察。入都傾蓋論交。相得甚歡。余素聞其妹有驚鴻之譽。以賢孝聞。顧以兒女多。未敢道意。會觀察請爲妹相佳子弟。余曰。當得何壻。曰。必得如君者。可。余乃效溫老奴自媒。曰。然則壻我何如。觀察喜曰。此我意也。所不卽言。

者。李夫人貴盛。未必當君意。且妹質細弱。君子女過多。恐母氏有難色耳。旣而曰。得壻如君。尙復何求。乃約隱匿之。歸揚州。繩余於岳母虞太夫人。盛言楊郎美才。而不言有子女。遂諧虞太夫人。擇壻苛甚。不欲爲繼室。且必贅於家。自戊子。仁山公卒後。求凰者迨百家。無當雀屏者。乃於余。則事隔十四年。終復片言而合。若有所待者。是蓋有緣焉。一時先父莘伯公自御史出爲陝安兵備道。先母曾太夫人挈余子女皆隨任漢中。余獨留京供職戶部郎中。聞余姻就諭速迎娶。余曰。未及三年。不可失信於死者。請再待來年。然先母撫養劬勞。余心至不安。夫人旣來。嬪新婚三日。乃以實告。夫人笑曰。是我責也。當紓親勞。安李姊心。分君憂耳。余揖而謝之。且告以前隱匿之非得已。今後當累卿矣。因述李夫人事。嗟嘆其側。夫人以至誠懇之態度。撫我溫語曰。賢哉李姊。當善視其孤。義哉君也。惟恐負人久而不忘。九原甯復有恨。我固喜小兒女。業夫婦矣。猶子且比兒。况君骨血我骨血也。何謝爲。言時手剝龍眼數枚。授余曰。祝君有。

子皆貴。因曰：向私聞之阿兄，告我母，謂君義男，有三年之誓，必踐其言。私心殊敬君多情。謂天壤間，竟有楊郎。然君年少風調，獨處且四載，訂婚而不娶，人頗議君多外婦者矣。我固信阿兄言，今見君心存故劍，思念不已，益信不虛。誠信義君子也。余戲曰：李賢卿尤賢，安得兩賢相遇？同時爲夫婦，如英皇者，夫人笑應曰：人盡願爲夫子妾耳。夫人儀態和悅，舉止幽閒，如桃李之被春風，而幽蘭之處靜谷也。庚子以來，余蓋久不聞羅綺香釵釧聲矣。至是見夫人秀也，而可餐愛也，而相敬自喜。未來之幸福，可得於是心始安。憂始解，宜室宜家，如兄如弟矣。

嚴慈聞余自娶佳婦，遠道諭書述幼時議婚事，喜慰有加焉。明年甲辰，舉一子，豐祚。家於廣陵花園巷一年，旣無案牘之勞，復少人事米鹽之擾，錦枕拋書，絮簾倦繡，花朝則坐看梳洗，雪夜則雙擁紅衾，綠窗繡幄間，但玉人相並歡笑而已。閒居無事，則乘畫舫，携童僕，作蜀岡虹橋之遊，或渡江訪金焦之勝，靜好之樂，乃得江山之助。此中日月，願作鴛鴦不羨仙。我與夫人有之，嘗倚破

陣子題其醉芍圖曰。芍藥和人都醉。日長偏惹情思。窗裏玉人春睡。美窗外鶯啼。驚夢時。起來花滿枝。約住彩雲三尺。圍來絳雪參差。紅粉不隨春色老。簾捲風前。花亂飛。銷魂花不知。甲辰二月。余赴汴梁春試。夫人自送至京口。許昌道中。倚醉落魄。寄之曰。這番真別。心頭蘸上愁如結。畫樑燕子。和儂說。來日窗前含淚坐。紅雪。江南拾翠芳菲節。小屏花睡香雲熱。五更風裏流鶯咽。馬上關山和夢擁。殘月。試畢入都道中。寄一翦梅曰。何事年年往復還。一過邯鄲。再過邯鄲。馬頭萬點太行山。日落柴關。月落柴關。煙草荒荒流水殘。昨夜雕欄今夜雕鞍。桃花如雪。月中看金屋。春寒茅屋。春寒夫人倚相見。歡報我曰。滿庭芍藥堆霞。起遲些。來日香車寶馬看瓊花。珠簾捲。春如亂。奈何他。如此煙花三月不還家。幽怨之情見乎詞矣。余又報之曰。愁來只是貪眠日。如年問甚遊絲飛絮落花天。閒臺榭。揚州夜鎖紅樓。腸斷暮春時候。似新秋。七月七日余回廣陵。倚菩薩蠻曰。綠楊暗了閒庭院。圓荷香入輕羅扇。出浴傍花枝。平林新

月時。那時携素手。夜半無人久。冰簟溜釵聲。天邊河鼓明。嘗與夫人乘月至。小金山。泊舟芰荷深處。烹茶搜涼迨清露。如雨暗香益清。夜久始返舟行。清溪七八里。螢火萬千光照清波蘋花間。夫人曰。今而信煬帝於此得螢火數斛。以照夜遊。非虛語也。因倚浣溪紗曰。點點飛螢照水幽。悠悠涼夜更無愁。下簾聲在四更頭。余續之曰。玉笛吹開雲外月。銀河低掛水西樓。思量無計奈何秋。是年八月。先公以親老告終。養陝撫升允奏保政績。送部引見。兩宮特召見。溫諭可改近省迎養。無庸告。卽日奉特旨。改發浙江。殊恩異數。士論榮之。於是全家自陝歸常熟里門。冬十一月。結青廬於虛霏園之錦繡谷。自竹西迎夫人廟見。一如婚禮。先祖母龐太夫人年八十一。見新婦美且淑。綵輿後綳重孫。以歸。四世同堂家慶駢集。骨肉團聚。老懷樂甚。先慈嚴謂余三年擇婦。不負苦心。喜而可知也。時園中萬梅爭放。香雪如海。洞房酣暖。池閣春生。嘗作晴雪樓臺圖。照余題賀新郎曰。舊事堪彈指。看依然貂裘鶴氅。亭亭雲水。白雪紅梅春如

海雪色。花光媚。更人坐花邊。雪裏琪樹瑤林黃昏。月照樓臺白玉堆。成地似圖畫。畫圖似。而今彩筆儂須記。破清寒。玉人睡覺妝成。扶起青瑣薰香。開繡幕。銀海數峯寒翠。人稱是江南仙子。新嫁揚州何水部。算題詩索笑。餘無事。臥遊樂動芳思。一嬌兒。女失母已久。夫人撫之如己出。噢咻憐恤。加以溫語霽色。兒羣趨之。自是知有母而不知近父矣。夫人宅性慈祥。聞薄待前生子者。輒惻然曰。可憐哉。苦兒女。我安得盡母之。余嘗教炎祚讀緇衣一章。弗善於羣玉樓下。扃戶而杖之。夫人後知之。是夕要余而力諫。余曰。我自教子耳。夫人曰。責善性也。我安敢爭。顧兒忠厚無母。杖其子。當念其母。我實不忍見箠楚。且君對新人而忘故鬼。人其謂我何。君焉置我也。容色變異。至泣下。余亦愀然感歎。自是數十年未嘗一施夏楚矣。時李夫人猶未葬。厝棺於虞山破山寺之救虎閣中。卽唐常建題清晨入古寺詩處。夫人欲往營齋奠。謝之不可。乃親攜兒女偕往。拜祭。手撫其柩。祝而慰之。徘徊終日。余暗嘆其賢。小兒女皆哭。夫人惻然亦哭。

悽惻不自勝。余喜且悲。不可取譬。是日追輓李夫人聯曰。頻年對影慣飄零。長別幾何時。竟嬌兒能書。雛女能繡。今日爲君營齋奠。不堪左右顧。看新人如月。故鬼如煙。余後問夫人。卿何所哀而亦哭。夫人曰。我雖未見李姊。然今見其柩矣。復親見君哭。妻兒哭。母如見君。當日悼亡之苦。縱路人且不忍。能不爲君爲兒女傷哉。且君夫婦固嘉耦也。今與我新婚。偕我來。攜其兒女哭之。滄桑一室。哀樂共時。誠人生至慘之境。今日之事。知君必有不可言喻之情。能不哀君之哀。因哀君之哀。則又哀君之所哀矣。余聞而肅然以感。愀然以傷。終身禮敬之。蓋不僅伉儷之情矣。自是值李夫人生卒諱日。必先時親具楮帛。治酒肴。必豐必敬。詢生時喜食何物。致而進之。禮服拜祭。二十餘年如一日。雖遠客旅寓。亂離之際。無或愆期。伯行岳父母聞其賢。迎認爲女。親愛如道清夫人焉。乙巳先公總辦蘇州督銷。居蘇垣。余就職京曹。先公留兩孫居膝下。命夫人挈四女北上。是年冬舉第五子。貞祚。居京數年。王公貴婦人爭交歡之。雖一衣裳。

必曰楊夫人一妝飾必曰楊夫人爭相倣效而自嘆弗如夫人華外而儉內。嗇己而厚人。和藹知禮舉止大雅。令人一見愛敬。凡宗族鄉黨之尊卑親疏厚薄。各如其分。於是三黨六親無不交口稱道。賀余得賢婦。言必和爾色必溫爾。人有求雖力弱必滿其意。哀得其情。是以宗親朋僚以至臧獲婢妾莫不感悅禮敬。所至有同聲焉。余自供職京師。郎曹清苦。以家世崇儉。未嘗敢從父母乞錢。居京一年弗能支。而少年氣盛。裘馬甚都。夫人爲炊無米。則自出金錢以解我憂。濟我急。薪俸之外。皆夫人任之。一當丁戊之際。朝貴貪墨。民氣漸張。士夫則奔競成風。新學則異說爭起。余默察天下將有事。夙慕南溟海山之勝。與夫人私計。將得當棄官。擇一業營海外桃源。以養二老。乃於外部求爲小吏。戊申岳父伯行先生奉使英倫。奏調爲副領事。差次新嘉坡譯館。時余方受張文達公知。奏調郵傳部郎中。主稿一年。薪優冠京曹。旦暮且補缺。顧捨之以去。親友都尼我行。獨夫人贊之。出洋者率襪被一肩。余則攜圖書器什甚夥。將爲避世。

之計不知者。皆非笑之。既至星洲。卜居東陵之麓。山海幽深。水木明瑟。桃榔中
幽築數楹。綠陰如湧。顏之曰綠墅。夫婦吟嘯其中。南洋氣候終歲春夏。園亭清
曠。風月殊佳。案牘之暇。陳其書籍。時爲高詠。且習肱盧文字。夫人伴坐萬綠中。
自課兩幼兒。讀終日。相對於疏簾文簾之間。居一年。皆能作蠻語。當夫山照欲
晚。海色轉明。輕車駿馬。鳴騶出遊。徜徉乎僑商外國園囿。或海濱酒樓。蹴鞠之
場。芳草之圃。衣香鬢影。掩映於霞光海色之間。顧而樂之。我國數十萬人。無不
稱楊夫人焉。憶壯年集詩曰。越王宮殿拂雲霄。日晚春寒酒力消。一半夕陽燈
火裏。滿樓紅袖看江潮。碧山歸去馬如龍。海上斜陽動暮鐘。數盡千車誰第一。
七香輪子五花驄。記實也。暑夕月出風明。清興狂發。強夫人乘飛車出山夜遊。
海上搜涼看月下。潮來飲冰雪。藕涼沁心脾。至興盡始返。花影滿山。碾月而歸。
必午夜矣。有詩曰。泉聲細落北峰幽。松下房櫳枕簟秋。夜半起來倚空碧。滿身
明月看梳頭。又曰。瓊島生涼進玉盤。坐看雪浪拍雕欄。海天深處仙人屋。清簟

疏簾。六月寒。後得藍氏水園尤幽勝。復遷居之。夫人工陳設。精烹飪。賓客多樂就余飲食。夫人治其事必親勞玉手。無不讚美。我國士大夫道出南洋者。識與不識。夫人輒告余留客食宿。謂炎方絕域。風濤勞苦。經月不得華餐。宜爲難黍勞之。故來客必請見夫人。如是以爲常者六年。余夫婦性皆疏野。不喜繁華榮利。喜文字花木。樂山水游覽。自戊申至辛亥。五六年間。幽居海島。晨夕相對。理亂不聞。蒼然世外。當是時。苟無去國之嗟。思親之切。則將終老是鄉。作始遷祖於南溟矣。此爲余夫婦少年最樂時也。一己酉秋。先公卒於蘇垣。星夜登舟。奔喪回國。炎荒盛暑。萬里風濤。哀且病。夫人長途調護。助余盡哀盡禮。勞苦殊甚。日必進藋苓以防余毀。先公重然諾。以門人劉姓官虧。爲貸二萬金於錢僧。及期而劉死。旣卒。債家催索。脅我以訟。余向不問家產憂之。又恐傷太夫人。心不以告。而謀諸夫人。夫人曰。是勿憂。遂綴明珠百琲。密授余。囑貨之。可得二萬金。以償事成。爲先母所知。命追珠還。曰。兒無憂。我能辦之。豈以是累我媳。